

收藏随笔

也说“回流”

在收藏实践中,回流指从海外购买回来的艺术品。回流的藏品靠谱否?其实回流藏品和其他途径得到的藏品一样,也是有真有假的。

赵某,几年前认识了一位国外的书画中介,帮他从欧洲等地淘回了一批名家字画。这位中介倒不是骗子,反而经常诚实地告诉赵某:“真假需您自己确定,我只是帮您对接卖家。”不过,赵某很相信这些作品多为真迹,倒也不是他一味崇洋,他有自己的理论依据:几十上百年前,我国较为贫穷,所以很多名家书画流入了海外,现在中国富了,好东西当然就回流了。

赵某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。据称他有一位朋友的朋友,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经常从海外买回中国字画或古董,后来成了身价上亿的大富翁。

所谓的成功经验,事实上许多时候并不能简单复制。几个月前,赵某想把自己的宝贝送一些去拍卖,结果靠谱一点的拍卖公司都拒绝了:对不起,这是仿品。

不可否认,国力贫弱之时,我国确有不少名家力作流向了欧美以及中国台湾、香港等地区,但这些作品,很多都进了博物馆或大收藏家之手,并不会随便进入流通市场。这类作品若要出售,大多也会交给大型拍卖公司来拍卖,并不太会找“中介”代售。更重要的是,当年为了创汇,很多从大陆售出的“名家书画”,其实都是仿品。买家大多也知道这一点,花小钱买张中国画,就像我们现在花个八百一千元买张“西方著名油画”挂在家里一样。

我们可以再分析一下那位“大富翁”的事迹,首先,他入行的时机较好,早在30多年前就开始了。想当年,改革开放了十余年的中国,经济蒸蒸日上,而全球收藏市场上中国艺术品价格仍处于低谷,那时出手,相对比较容易成功。当然,凭着倒卖艺术品而能致富,那人应当具备极佳的收藏眼光以及很强的金融运作能力,因为同时期在海外国外淘宝的,其实并非个案。大浪淘沙下来,很多倒腾艺术品的并不很成功,成为身价上亿“大富翁”实属凤毛麟角。

“造福”故事最吸引人。而资本都是逐利的,现在不少号称“回流”的字画,其实就是近些年仿造的赝品,几乎毫无收藏或欣赏价值。

还是那句大实话,搞收藏并不容易,没有眼力财力,真是一步一陷阱。

木子

藏品赏析

腾云驾雾的铜鸭熏炉

熏炉是古时用来熏香和取暖的炉子,古人的文房中爱用熏炉熏香,一丝缥缈的烟从熏炉中飘出,让人沉着心静,也叫人思绪缥缈。熏炉作为清供的一种,有着五花八门的种类,无论从材质或是器型上看,熏炉总是显得儒雅而文艺,叫人心向往之。

笔者此次偶遇了一款年代久远且造型别致的铜鸭熏炉。细看这款熏炉,以铜为胎,炉体呈鸭形,翅膀刻有羽纹,长颈,脚掌呈蹼水的张开状态,嘴上还衔着一根绿萍。此外,这款熏炉有着可启闭的炉盖,炉盖上面有三个口,熏香便通过这三个口飘出。无论远看或近看,熏炉的炉体都透着明显的绿锈,让人不禁猜测,这款熏炉年代之久远,想必被许多藏家所收藏与喜爱。

其实,熏香的历史在我国由来已久,先秦时人们就将一些带有气味或芳香味的植物直接焚烧,利用焚烧时的烟气来驱逐蚊蝇或是净化室内空气,去除浊气,以达到除湿祛湿、强身健体的功效。战国时期,最开始出现铜制的熏炉,秦王朝时期的用香之风也很盛行。到了汉时,通西域后,香料之路繁荣,外来香料大盛。这时,由于香料品种的增加与变化,人们更加关注对不同香料的利用与处理,从上层到平民,无不喜香、用香。随着用香之风的盛行,熏炉十分流行,形制多样,制作精良,也进入了熏炉的大发展时期。

“从制作工艺与绿锈的深浅上看,这款熏炉基本出自明代。”铜鸭熏炉的藏家曹海宾介绍,鸭子的寓意在古代与今时不同,古时意为“一压(鸭)群雄”,作为文房清供之一,这款熏炉以鸭为形,嘴里还叼着绿萍,也表达了这款铜鸭熏炉主人对萍水相逢的向往之情。

熏香在古代是非常流行的一种活动,特别是在贵族阶级和文人墨客的生活当中应用极其广泛,是他们居家养生、陶冶情操必备的日常用品。过去,古人爱用沉香作为熏炉的香料使用,而今,盘香或线香使用频率较多。

静谧的书房内,阳光懒洋洋洒满书桌,曹海宾拿出线香点燃,打开炉盖放进铜鸭熏炉中,盖上炉盖静待片刻。丝丝缕缕的熏香从鸭子翅膀之间循环向上升腾,刹那间,铜鸭似腾云驾雾,在烟气之间更多了一份沉静,这也能理解为何古人爱在文房中使用熏炉了。

王佳丽 文/摄



吴山明《周家三兄弟》(局部)

版画家缅怀“父亲”鲁迅

在现代文人中,被美术作品描绘最多的应该是鲁迅,尤其是许多版画家刻画的鲁迅,因为那种黑白刀刻的对比效果,让鲁迅的形象更有了一丝的棱角。

1931年,在鲁迅先生的主持下,上海开办了“暑期木刻讲习班”,这标志着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发端。“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之父”,成了鲁迅晚年最为重要的文化身份之一。现在我们看到,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,几乎所有的木刻家、版画家,都曾为鲁迅先生造像或为他的文学作品创作过插图,他们,从学术和心灵的层面,深切地缅怀鲁迅这位精神上的“父亲”。

不久前,浙江美术馆推出“浙江版画百年艺术特展”,笔者有幸见到了力群创作于1936年的黑白木刻《鲁迅像》。这张作品创作于鲁迅逝世不久,堪称木刻鲁迅像的早期代表作。

1948年,张漾兮的黑白木刻《鲁

迅:路是人走出来的》颇具特色:作品分成上下两部分,上半部分,先生端坐书桌前,埋首写作;下半部分,是奋勇争先的民众以及“路是人走出来的”的标语。结合创作的时间节点来看,不难理解作者对于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的期盼与礼赞。

上世纪60年代,赵延年、赵宗藻两位版画大家创作的木刻鲁迅像,也深受好评。70年代,版画家李以泰、张怀江的鲁迅像,各有特色,皆为力作。

进入新世纪,鲁迅并没有被遗忘。更加年轻的版画家们,结合自己的艺术追求,创作出了比前辈们现代感更强的鲁迅像。2004年,陈聿强以“水印丝网”技法创作的版画《风骨》,简约的笔触,立体的效果,得到了业界的好评。2011年,中国美术学院新木刻讲习所,更是集体创作推出了“鲁迅的面容”系列作品,展出之时引起强烈反应。

从吴冠中到90后美术博士生

为鲁迅先生造像,自然并不是版画家的专利。雕塑家、国画家、油画家等,也在以自己擅长的艺术形式,为鲁迅先生造像,表达着对先生的尊敬。

著名画家、美术教育家吴冠中(1919—2010年),一生崇敬鲁迅先生。吴冠中很喜欢江南水乡题材,可在多幅小桥流水人家的作品中,他都直接将画作取名为《鲁迅故乡》《鲁迅乡土》等,其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不言而喻。

吴冠中创作的鲁迅肖像,别具一格,这幅命名为《野草》的油画作品,将鲁迅的头像与田野野草水乳交融。他曾这样解析画作的内涵:“生长于野草,斗争于野草,葬身于野草。”在吴冠中看来,先生的思想正如顽强的野草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,有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。

“浙派人物画”全国闻名,几代画家以丹青妙手,表达了对于鲁迅精神的无尽追寻。吴永良(1937—2020年)数次为先生造像,最成功的作品,应该是《无声中国的呐喊者——鲁迅造像》。画面中,出现了鲁迅先生笔下的

文学人物群像,居于画面中央的先生本人,仅以焦墨勾勒,却因巧妙借助了画面之明暗对比,遂使先生之形象耸立如丰碑。

今年2月逝世的国画大师吴山明,也多次为鲁迅造像。上世纪80年代初,吴山明画过一幅表现少年鲁迅的《百草园》,该作笔墨流利,飞白、枯笔运用如有神助,被誉为吴山明宿墨变法之前的代表性作品。之后,吴山明壮年变法,以宿墨当作突破口,成就一代大师。2014年他在北京举行《重返单纯》艺术大展之时,一幅《周家三兄弟》引人注目。宿墨天然有着碑拓一样的沧桑感,其笔触又有水般的灵动,塑造出来的鲁迅像,平和隽永,回味无穷。

中国美术学院在读美术博士陆尚出生于1990年,喜欢读书的他尤其钟情于民国文化人物,近几年他不停地为这些名人画肖像,为此还出版名人肖像集《儒门》。他也给某几位画家作家画过多幅肖像,但唯有鲁迅肖像,他是在持续不断地反复刻画,至今已创作了几十幅。

请补一补“思维之钙”

中不过是想说,画家也需要长于思维、深于思维,只凭以往的那点技艺,已经满足不了欣赏者越来越见多识广的眼光了。

画家,需要补一补“思维之钙”,才庶几不会被时代所淘汰。

想来也是,当照相机被发明并渐渐普及后,画家就比以往更难当了:画得像,总是像不过照相机;画得不像,又往往让人莫名其妙。

齐白石先生倒是说过“似与不似之间”,可这就像庄子所谓“材与不材之间”一样,听上去颇有道理,操作层

——美术家为鲁迅先生造像赏析
永远的怀念

□ 煮石 文/摄

鲁迅先生最广为人知的头衔,就是“著名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、教育家”,今年是先生诞辰140周年,全国各地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,基本上也围绕着这“四个家”来展开。

其实,先生也是位美学家、出版家、策展人,他对于美术特别是木刻艺术的启蒙和推动作用,值得在艺术史上大书特书一笔。或许正是与美术工作者的这份惺惺相惜,让一代代美术家前赴后继地为鲁迅先生造像,他们不仅在描绘着先生的样貌,也是不断地汲取传承着先生的深刻思想。



赵宗藻《鲁迅先生》



陆尚《鲁迅头像》



赵延年《横眉冷对千夫指》



张漾兮《鲁迅:路是人走出来的》



吴山明《百草园》

面上却完全无可寻。

怎么办?有追求的画家领悟到作品要成功,需要具备丰厚的人文修养与独特的生活感悟。“读书”,遂成了他们寻求艺术突破的一大路径。

鲁迅作品,以深厚的学问和深邃的思维为底色,难怪不少画家一见而喜,不知不觉间就被先生的文字深深折服了。

比如木心的得意弟子陈丹青,这位能画能写能讲的才俊,几年间到处宣讲自己心目中的鲁迅,后来还将演讲稿收集起来,出了一本名为《笑谈大先生》的散文集。不过随着年龄增长,后来他说自

己很后悔年轻时妄谈鲁迅,越读鲁迅,越认识到自己的浅薄,当年所谈,大抵只是“无知者无畏”。

再来说一下吴冠中,他虽然喜欢写作散文,但他首先还是画家,自然深知画家有着独特的其他艺术无可替代的功能。他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说:“任何一个大作家,无法用文字写出梵高画面的感人之美,语言译不出形象美。”

“画家朋友们,请补一补思维之钙吧。”吴冠中的善意提醒,时至今日,不仅并未过时,可能还更为急迫吧。

闲看